

金華叢書



黃文獻公集卷之八下

元黃潛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墓誌銘

鄱陽朱君墓誌銘

鄱陽朱君旣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
拜且言坦之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
祖蓋兩貢于鄉晚厯以恩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吾之
少也慨焉思自奮於科目而場屋事遽廢逮國朝復
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

有望於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爲念也。坦銜訓就道尋
屬預薦名。而大父竟不及待。顧乃挈挈然簞糧笥書
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
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於地下。謹奉先
友程翔之狀。以爲子也。請某哀其言。亟爲之答。拜而
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
之曾祖。世顯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
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
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容告諭。使自

愧悔其靜重沈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
不務爲卑讓春秋旣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爲
之執子弟禮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饋
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多踣於徭役君獨能隨時
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祲輒發粟以惠貧
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
烟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
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
吾子孫此所以識鄉先生吳君仲迂程君時登吳君

存普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
名勝士欵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
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爲樂邱則應之曰
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爲哉遇仙翁釋子雖
不眩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戶山有僧廬先
達多講學其中君捐錢葺治以爲諸孫游息之所曰
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於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
日卒於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勲

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長卽坦次蚤天次屋次
塤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
嗚呼道之汙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者
某竊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彊也千秋必反
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
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顓門父菑子播逮厥
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革旣故鼎
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惟詩可徵

卷八
藏板
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魂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至十又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
曰先人之葬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
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懼寢
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矜而畀之
銘按狀君諱華字君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寅
宋太學生父汝箕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爲文從父伯
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

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
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於兵乃卽太湖上授
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
帥者卽日延見問撫安之術版受南劍州儒學教授
君私竊以歸養爲喜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君爲宜
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所居室曰龜峯示不忘故
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一月三日卒得年六十某月十
三日葬清泉鄉黃川之蓮花塢娶吳氏子男一人庭
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四書直解若

千卷文三卷詩五卷樂府一卷藏於家馮氏之先在
唐有延珍者當廣明之亂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
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一世孫允中
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爲道州寧遠縣尉
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
震先後擢進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爲之子
庶幾能亢其宗者敘而銘之所以俟也銘曰

馮奮於閩由杜陵君史軼其傳綸言具存子孫則蕃
不有世祿散處劔邵爲三大族孰振以文曰維閩宗

逮君之身乃嗇弗隆爾公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
琢石以俟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婺之永康人諱埜者於君爲
曾大父諱茂者於君爲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
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幼習於禮度以簡靜自持
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遇事機警母
沒時年甫十三能佐父理家益練達於世故撫弟妹
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

亢吾宗會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溺意俗學聞鄉先生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譚思或竟夕不寐儕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鑿投藥過差久弗效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就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沈痾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歷二年八月辛卯卒於家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以弟機之子烜嗣父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

青壁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
修短驗之若有數然君所爲詩文皆不苟而無留臺
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己酉葬君于義烏雙林
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
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爲未足復俾予
卽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
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掇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嗇不
使年兮遏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

卷八
三
藏板
兮草木承光隕珠重泉兮幽幽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潛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子晉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爲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謂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爲學君

亦痛自飭勵期無愧於古人年逾四十始游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洎李公以舊學相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卽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恆與公亢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

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句朝野傳誦滿口內翰
趙文敏公既寫以爲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
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爲杭
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
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爲扁名
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
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爲當世所重如此
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己年益母壽夜夢人語之曰
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授以嚼蜜法而

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遇虎君駭曰我
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
公言是家母爲節婦子爲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
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皆曰節孝國朝徽人得旌表
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京師乞銘於閣
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於韓公或以君對
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卽欲擢寅館閣君以葬
母辭公知不可奪則爲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
謝前爲銘及哀挽者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

之集賢亦舉君爲儒學提舉君嘆曰吾親在且不仕
今尙須祿仕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焉故
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
舟未發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
而逝至元三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爲
具衣衾買棺以歛而二子從行者奉柩以還卜某年
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子男
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
爲徽州教授曰紹爲仲氏一鶚後曰勝曰芳女二人